

# 男女“联欢”过春节

马邦城

刚去农场那段时间,连队知青被分成男排与女排,在领导严管之下,男女双方基本处于授受不亲的状态。但一连女排中的张组宁、蔡翠兰、陈秀玉、王新华等人是瑞中三届生,与我们原先就认识,因此走得相对较近。

眼看北大荒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思亲乡愁开始萦绕心头。那一天,好像是蔡翠兰首先提议,说大年三十我们一起来过好不好?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杨邦安与我当即表示赞同,还恳请她们来男生宿舍聚餐,因为我们这里条件较好。

除夕傍晚,4位女生果然来了,还特意捎上从家乡那边运来的过年货,尤其是王新华,居然奉上几头红膏江蟹,那可是连做梦都想吃到的家乡海味!男生也倾其所有,各自拿出库存食品,摆满一炕。

席间,我们乘着酒兴,提议女生表演个节目。分场女生之中,张组宁读过高中是大姐,年仅16岁王新华是小妹。她们推举小妹跳了个歌颂红太阳的忠字舞。张组宁父亲张世楷与我父亲是大学同学,又是瑞中同事,两家也算是世交了。我记起组宁曾在瑞中宣传队里干过,就请她给大家唱一首歌。组宁问唱什么好呢?我说要抒情一些,最好我们没听过的。其时,她喝了点酒,兴致很好,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居然说:那就来一段越剧红楼梦吧!说罢,就清唱了一曲红楼梦的《葬花》。

我们大喜过望,尤其是我与杨邦安,曾背诵过《红楼梦》中林黛玉葬花的诗词,更是听得如醉如痴,颇有此曲只该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之感。知道她所唱的是《葬花》一,觉得意犹未尽,又怂恿她唱了《葬花》二。张组宁不愧是六分场知青中的才女,后来自学成才,当上了瑞安中学英语高级教师。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动乱年代,一班知青男女相聚一起,唱、赏禁曲

红楼梦,觉得特别刺激,特别过瘾,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心灵享受。多少年过去了,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个除夕之夜,记得飘荡在知青屋内的那一首红楼清曲与窗外一弯冷月照耀下的皑皑白雪。

当晚,我们男生好像也表演过节目,敲着脸盆狂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只是年代相隔久远,已记不大清楚了,反正那是我们男生酒后必上的传统节目,欢蹦乱跳的,戏称群魔乱舞。

春节期间农场放假。初一大早,食堂还供给饺子皮与肉馅,让知青自个儿包饺子吃。南方知青尤其是男知青,都不大会包饺子,为图方便,我们就将饺子皮与肉馅放锅里一起煮,久而不闻油腥,那面疙瘩汤的味道,实在很不错。那几天,我们闲着无事,也常去女排宿舍那边溜达,说起面疙瘩汤,她们笑得前仰后合,都说我们男生懒得可以。

一天傍晚,王新华突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向我们报告,她看见场部门口大路上,有头大黄狗被车压死躺在那儿。我们立即随她赶往现场,本想将整头大黄狗给拖回来的,觉得那样不大好处理。后来,干脆拿斧头剁下4条狗腿,扛回宿舍。忙乎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总算吃上香喷喷的狗肉。我们没忘小妹提供信息的功劳,让蔡循福也给女生送去一条狗腿。蔡循福担心女生不敢享用。杨邦安说,你笨啊,让王新华告诉她们是猪腿肉好了!嗣后,从王小妹口中得知:谁还管得了什么狗腿肉、猪腿肉,我们一个个都吃得津津有味!

北大荒的头个春节,我们男女联欢,苦中作乐,虽然远离家乡亲人,却也过得有滋有味,那情景迄今仍使人难以忘怀。

## 支边那些事儿

RUI BAC



六分场一连女排全体瑞安知青

# 致我们逝去的岁月

钱玉琴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这是我面对电脑掉在地上硬盘光荣辞职之后,升上心头的感受。也算是多年积累的课件和一些文稿,以及把手机里拷备在电脑上的几千张照片刹那蒸发,灰飞烟灭。

失去固然可惜,捶胸顿足也无济于事,还是得接受残酷的事实,选择从头再来。对于失去亲人家园毁于一旦的人们,该去如何之伤痛欲绝。余华小说《活着》讲述了一个沉重的故事,主人公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只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毕竟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的,日子还是要活下去的,如同风雨中飘落的一片叶子。

年少时,总觉得时光很慢,拥有大把时间而随意挥霍,等到有一天回过神来,时间贼快,嗖嗖地溜走,还没来得及细细回味,就跨过了四十门槛,眼看就奔五十。岁月无情地把你抛在身边,你试图想打捞点什么,可曾有过吉光片羽浮现?

逝去的岁月里,有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友情、爱情、亲情不同主题同时在上演。有人说:爱不死而为神。爱情是那么美,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现在回头看看,在我们谈情说爱的时代,我们往往并不懂得如何去爱。或者只是一个缺爱的孩子,去选择填补心中角落的那个人。曾经如飞蛾一般投入的感情,以后对方就是你的全部,直到有一天在你的生活逝去。这段曾经唯美的爱情如一块被丢弃的抹布一样,淡出了你的生活。

直到后来你遇上的人,好像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虽然有无数次争吵,

但始终不离不弃。慢慢地明白了,爱不是索取也不是指责,爱是无条件付出,爱是看到对方的美好,不管对方健康与否,贫穷富贵,心中始终有你。

那些舍不得放弃的人和事,犹如当初我们买过来来不及看的书被搁置在书橱里,不知过了多久也没时间去看。今年不穿的衣服舍不得扔掉,结果明年后年还是不穿最终还是舍弃了。忘不了的一个人,过几年也会慢慢淡忘,有一天在街头遇到,也是淡淡一笑。

岁月如淘沙子一样,筛去了很多前尘往事。友情如春日阳光,温暖着你的岁月。这些年,很多人不断从你身边经过。记得当时我们年少你爱谈天我爱笑,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如今你的生活还好吗?还有一起吃过饭一起串门疯玩过的同事们,偶然之间是否还能想起那段嘻嘻哈哈无限美好的时光。现在剩下的几位好友,有事没事聚下,彼此敞开心扉,互相调侃插科打诨,没有任何顾忌,说些不正经的话然后哈哈大笑。友情淡如水,很多时候只是看到你只是喜欢你,人生那么短,我们没理由不坦诚相见。

亲情如一条主线贯穿你的一生,始终陪伴在你的生命中。无论你走在哪里,父母的叮嘱就到哪里。姐妹兄弟吵过闹过打过,过后就跑到九霄云外,还是互相挂念。有一次我开玩笑说我老了要去养老院,我女儿听后哭着说,我不要让妈妈老了去养老院。父母把爱传递给你,你传递给你的孩子,如接力棒一样爱就这样代代流传。

岁月是单程票,没有回头路,我们一辈子走在修行道路上,在爱情、友情、亲情中返本归元,找到一个真实的自己。

# 西溪,且留下

胡晓霞

千顷蒹葭十里洲,溪居宜月更宜秋。

刘息壤

十月一个下午,我们一家从杭州市区自驾车前往西溪湿地·洪园赏秋。

都说西溪之胜,独在于水。因而我们到了洪园就直奔摇橹船码头。

蓝天白云下,电瓶车穿梭于景区,两旁叠翠流金的树木与波光粼粼的水面快速后退。清风拂面,空气中弥漫着清甜凉润的水草气息与丝丝缕缕的桂花幽香。青山绿水间,毫无尘世的喧哗。

车抵码头。

伴随欸乃摇橹声,流淌了千年的西溪水承载着小船儿缓缓进入水道,一派古朴自然的画卷徐徐展开。

河流弯弯似一条长长的绿绸带,河水黛绿,绿得像是被周围的绿树绿草染过似的。水是那样清,清得能看到河底青褐色石头和已经发黑了的树叶。幢幢小楼临水而建,倒影如画。金灿灿的芦苇在秋风中轻轻摇曳,红彤彤的柿子高高挂在枝头,柳枝弯腰垂入水面,似恭迎我们一家。更有樟树,桑树,修竹,深浅浓浓的绿意从两岸扑来;风眼莲,青萍,残荷,让人目不暇接;白鹭,野鸭,水鸟,不时凫泛水面。

这里水道密集,桥,无处不在。

除了方便游客行走,小桥还为游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景视角。你在桥上看风景,桥上的游人却在看你。钻过一个又一个形状各异的桥洞,船儿在橹声中梦幻般摇摇晃晃,水悠悠流向船后,像船夫用一只斗笔在水面上划去,留下道道优美波纹,波纹渐渐向两岸漫去,很快消失,一河碧水又恢复了



平静。如果说西溪是幅画卷,流水便是浓墨,船橹便是秋毫。

船夫是个极温和的中年男子,蓝衫白裤,模样清爽,皮肤有些红,应该是长期日晒所致。他娴熟摇橹,船身随着他毫不费力似的动作左右摇摆,他和他手中的木橹也成了重要一景。他说自己是本地农民,从小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杭州市政府为统一规划西溪景区,以优惠政策补偿把他们迁居安置到景区对面的舒适小区。娓娓而谈中,透出一份满足与自豪,这也使他更显精神。

我们坐在船上,品着怡人绿茶,近看青瓦拱桥,细听船夫絮叨,呼吸水乡芬芳,除了鸟鸣、橹声、水声与我们的交谈声,周遭一片静谧洁净,让我们真切感受久违了的宁静、惬意与祥和,进而有了岁月静好、世事安稳的感动。

渔舟向晚,斜挂在树梢上的夕阳,慵懒地晕出一圈圈渐变光圈。秋风拂过,打碎了光洁的水面,两岸树与芦苇

影子,便碎在一圈圈涟漪中,清幽而闪亮。我抬头仰望天际,只见河面上空一群飞鸟正飞往晚霞方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并不专属于滕王阁,晚霞中的西溪湿地,亦展示着同等景象,不禁惊叹大自然的深情眷顾。

一曲溪流一曲烟,若道美丽的西湖是杭城一滴晶莹泪珠,西溪湿地则更像是一颗落在杭州的翠绿宝石。郁达夫曾在《西溪的晴雨》中将两者做过比较:西湖太齐整,太小巧,不够味儿,而西溪充满了野趣。遥想当年宋高宗正值深秋芦花似雪时节行经西溪,见此风水极佳,本欲筑行宫于此,但苦于财力不济,无奈深叹一句:西溪且留下!于是,杭州城西千年古镇留下街道由此得名。

虽无弱水三千里,不是仙人不到来。未经雕琢的西溪如同一个童话故事,让我们未曾离开就想着再次来访。

# 卖玉兰花的老妪

李浙平

在攘来熙往的地铁站里,我看到靠墙蹲着一位老妪,满头白发,有些凌乱。她穿的衣衫已被洗涤得有些发白,右侧臂弯处还有一块小补丁,虽然旧了,但也很整洁。她很沉默,眼神有些呆滞,时而左右顾盼,从她面前匆匆而过的人群,时而低头看看摆在地上的一盘玉兰花。或伸手拿起一朵,在鼻子下轻轻一闻,我看到她呆滞的眼神中,似乎闪过一星惬意的明亮。

还是蓓蕾状的玉兰花,很洁白,如玉琢成。从前,有些女子会采摘玉兰花的蓓蕾,在枝上扎一根细线,然后缠在纽扣上,于坐行起卧时,便有阵阵清香,柔柔地扑鼻而来,沁人心脾。而当路遇一位身上挂着玉兰花的女子,擦肩而过,总会不经意地回首凝眸渐渐远去的身影,只因那花香,还在淡淡地萦绕心

头,便觉得有一种美好的邂逅之悦了。我想,这眼前老妪,妙龄时应该是喜欢戴着玉兰花的。或许,她在采摘这一朵又一朵玉兰花时,那些花季的往事还会从心头涌起,在起皱脸颊上泛起不为人知的红晕。或许,她曾在出嫁后,为了生计,拎着一篮子洁白的玉兰花,走街串巷,起早贪黑,卖出一朵又一朵玉兰花,让春意的清香留在我我的指间。

行人的脚步总是匆忙的,因为他们都在为着自己的目标,很少有人注意这墙根卖玉兰花的老妪。偶尔有一人去买一朵,也只是出于同情罢了。在他们的想法中,可以为老妪猜度出许许多多的不幸。不然,她为何孤独地为生计去做这本不应当做的事呢。在我们习惯中,颐养天年是老人的福分。老人出外做事,则为子不孝。这是一个影响人们

思想达千年的道德禁锢。而我以为,人想做什么事,只要是力所能及的,是他喜欢去做的,无须束缚于年龄的大小。就如这卖花的老妪,她每日里的作息,也如我一般,有劳有歇。不然,在人们都为功利而奔波时,为何独只她,静居于闹市之间,要将这芬芳带给人呢。也许,她收获的只是蝇头小利,但她却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收获,她有快乐所在。

通常,花卉花期一年只有一次,当花朵凋零,美也就消失了。而玉兰花,则一年中有两次花期,当春天的玉兰花盛开又谢了,它会在夏秋之间,重新绽放洁白之花,朵朵向着蓝天,傲立枝头。人于颐养天年之际,又能够选择他喜欢做的事,重返社会的劳动行列,难道不就是生命的再次美丽吗?

# 卡片里的似水流年

金春妙

学校要评最美办公室,我把一张画有浇花的卡片挂在办公桌上,这是一个不善表达情感的女生亲手画的,她送卡片时的羞涩和明媚,刹那间,如花绽放,汪汪的眼眸,流动的清波,眼底倾泻着温柔,是我见过最令人心动的表情。工作间隙,我蓦然抬头,与倾洒的水珠对视,顿时记忆的花朵次第开放,芬芳馥郁。那送出或收到的卡片在脑海中走来走去,美丽而温馨。

人生第一张贺卡,是送给我的政治老师的。

那时,我在乡下中学读初中,政治老师是刚分配来的大学生,长得很像商战剧《枪滩上海》里面的温兆伦。头发中分,一身牛仔,青春和帅气扑面而来。他写得一手漂亮行书,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磁性浑厚的嗓音,一下子赢得所有学生的喜欢。

在那个师资普遍学历不高的年代,他的大学生身份,无疑给他身上添了一层金光,同学们不时从他嘴里掏出点大学生生活片段,馋得各种羡慕崇拜,对大学生生活充满了热切的向往。

元旦了,我很想送他一件特别的礼物,然,乡下孩子,没有太多零花钱,唯一买得起的是贺卡。

于是,某一天,和心照不宣的同学走进老街大众文具店。五花八门的礼物是来不及看的,一头扎进贺卡堆里,细细

挑,慢慢选。最后选中一张,画面上,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倚在柳树下看书,一片柳叶似落非落,盘旋在她头顶,她身后的小河波光粼粼,逶迤远方。我喜欢上这种意境,只觉得配我的老师。

回家后,工工整整地写下一行字:敬爱的老师,喜欢您,祝您元旦快乐!因为激动,忘了署名。第二天下课时候,我欢喜地送给老师,却发现,老师手中捧着一叠贺卡,我的那张很快混进卡片的大洋中,如一滴水融入大海,淹没不见。也许,老师到现在都不知道谁送他那张贺卡。年少时,喜欢一个人,很纯净,很圣洁,把他当做心中的神。

读师范二年级,暑假时,作为校记者团一员,随志愿者去了仙居安岭一所中学支教,与当地老师结下深厚友谊。离别数日,有老师寄来一张贺卡,上写了一句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只看一眼,心海波澜翻涌,感叹时光的流逝,无可奈何人却在这时间流里变老了。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晏殊的词。只觉得淡淡的忧伤爬满心头,一丝一缕都在心尖上疼痛。一瞬间,仿佛已到时间尽头,无边的惆怅蔓延开来。现在回头看,有的,只是感动和沉淀。青春无敌,哪怕忧伤,哪怕疼痛,都能在似水流年里结成美丽繁茂的花儿。

时光是只不停歇的梭子,一眨眼,从一个国度奔向另一个国度。在威尼斯街



头,我一个柜台一个柜台寻找卡片,一张一张精挑细选,钟楼、彩色岛、叹息桥、凤凰大剧院、圣马可广场、圣马可大教堂、威尼斯小艇,我花光手中的欧元,把一张张明信片收入囊中。其中一张卡片是寄给未来的自己:未来的你,希望在旅途中遇见更值得收藏的卡片。后来,果真在轩辕帝陵的景区遇到更有价值的卡片,陪蕴着千年文脉,令人爱不释手。

卡片不贵,卡片里或秀气或遒劲的字却珍贵无比。当初送卡的人一定小心翼翼,斟酌,细思量,怀着真挚的心写下祝福。贺卡送出了,一颗心也随之放飞了,喜悦和期待,充盈着每个平淡无奇的日子。

教书后,经常收到学生贺卡,大多花团锦簇,大好年华,开在上面。我对着它们看,岁月的列车从眼前呼啸而过。谁在卡片里拔节抽穗?谁在卡片里巧笑倩兮?谁在卡片里年华老去?

秋风染红枫叶,似水流年,流年似水。